

文学·艺术·生活·时政·旅游·雅趣
第三辑



六书坊

用诗歌

冒犯时代的疯子

——诗人食指

姬婧瑛 著



WUHAN UNI
武汉大



六书坊

用诗歌

冒犯时代的疯子

——诗人食指

姬婧英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诗歌冒犯时代的疯子:诗人食指/姬婧瑛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6

六书坊

ISBN 978-7-307-10412-9

I. 用… II. 姬… III. 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925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5.125 字数:88千字 插页:3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412-9/I·631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诗人食指山东鱼台人。高中毕业。1967年，在一代人的迷惘与失望中，诗人以深情的歌唱写下了《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和《给朋友》这两首诗的后两节，那是一组催人泪下之作。1968年写下名篇《相信未来》，1969年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务农，1971年应征入伍，历任舟山警备区战士，北京光电研究所研究人员。职业作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六书坊

编委会

主 编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祥 艾 杰 刘晓航 张 璇

张福臣 周 劼 郭 静 夏敏玲

萧继石 落 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亲热地对她粗声叫喊：
听见吗?! 记着我，妈妈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她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年12月18日写于去山西的北京知青专列

20日定稿于汾阳杏花村

序：和晨钟一起鸣响

又一位学生的又一部作品问世，这是我此生中最欣喜最欣慰的时刻，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此刻更令人充满期望与寄托。即便这一刻满天阴霾，心中依然澄澈着阳光。眼看着曾经青涩的苹果，如今已有一抹嫣红，嫣红得神采飞扬，人生的快事莫过于此，比我自己出版一本书更怡然自得。

姬婧瑛来自山西，本科读的是生物科学，她报考的硕士科目是传播学。鬼使神差，最终她到了我们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方向。记得面试时，她自报本科是生物科学，并说她喜好文学而且将做文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尽管那一届考生中，有一半以上是跨专业的，但大多数来自相近的外语或新闻专业，与文学疏远的生物科学仅她一个。我想，这是需要勇气与意志的。她面试时嗓音并不高亢，但我看出了她骨子里的大声大气，我记住了这个来自山西，学生物科学的女孩。五个月后，她如期而至，成为我的学生。

她在本书“后记”中，说到她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和她发表的第一篇评论。并录出了我对这两篇文章的评语。我对此事早已淡忘，如今却在她第一本书的“后记”中，读到这一些评语，让我重温那些她入学最初的日子和表现。同样感触满满。

我从不鄙薄外专业人士的专业进入，我笃信英雄莫问出处。读书或寻求学问，若一条道走到黑，结果一定是昏暗黑朦的。而旁门左道最终却能登堂入室。从哲学而入文学，从文学而入自然科学，大功告成并非神话而是神助。姬婧瑛和我的另一位学生，也是生物专业本科的孙利迎（她来自山东理工大学，《任毅的诗》的作者）几成双璧：山东山西，同是生物专业，她们同时出版“六角丛书”中之一种。

两年前，她们对文学仅止于喜好，两年后，我说她们已然登堂入室，能够自主地在文学的殿堂里游走。跨学科的丰富知识，加上天资聪颖，便视野开阔，使她们能于短时间内触类旁通，一石几鸟，少羁绊而多游弋，文学造诣深浅不说，就其文章文笔，仅两年多的历练，竟然亦已晓畅疏朗，写人及物，颇具情素，辨析论理，亦不无精当。尽管步履尚有些蹒跚，但已离健走力行不远。

说到姬婧瑛这本《用诗歌冒犯时代的疯子——我们心中的食指》，孰好孰坏，请读者批评指正，作为她的导师，我无须过于溢美，仅把我对之的评语，摘录

如下，供读者参考：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食指是模糊不清的，尽管他的诗歌，是如此鲜明地指向着什么？但人们依然迷茫于食指，一个精神病患者与诗歌，竟然却比无数的正常人，更能洞悉时代的弊端，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时代伟大的异数。这是一个永远寻找不到答案，也许答案早已在人心中贲张的问题。作者对食指诗心的探索与求解，已然部分地寻觅到问题的真相，它先知于我们，一个已知的食指，已知的食指的诗，它同时又挑动了我们对食指更多的魅惑，这些魅惑已隐藏在对食指诗歌的创作冲动与动机之中，也沉潜于食指作为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疯”了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时代和诗人一起疯了，却朝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已死与方生。在这本书稿中，我们至少知道了这个道理，并寻味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食指和他的诗。

是为序。

郭小东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和晨钟一起鸣响	001
一	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	001
二	撞击时代的晨钟	019
三	黑暗中的星光	025
四	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	042
五	重生的食指	125
附录：	写给美国读者	141
	后 记	148

一 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

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理科生的时候，一次读到同学的作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当时觉得这两句很美，美得不知道怎样用语言阐述心理的颤动。今天，我又一次碰见这两个句子，才知道她们出自《相信未来》。我完完整整地诵读了这首诗，久违了的熟悉又陌生的激动让我喜欢上了诗歌。我不再主观上笼统而霸道地将1949年以来的诗歌划为没意义的口水歌谣，我不再死板肤浅地认为只有古诗的凝练精美才能唤起遐想的美感，我不再固执地认定盲目的崇拜和疯狂的运动已经彻底打断了中国诗歌文化的血脉。那么多的优秀诗人，比如郭沫若、艾青，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地写下《女神》诗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我爱这土地》等名作，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叹诗人的才情。但遗憾的是1949年后30年的他们，几无作品可诵，多是压抑下毫

无激情中规中矩的赞歌声调，更多的则是迫于无奈才拿起诗笔。那个年代，或者是沉默的抵制，或者是顺从的敷衍，唯独再没有动人心魄的真情。郭世英、张鹤慈及其“X小组”、张郎郎等人及其“太阳纵队”，包括诗人黄翔、哑默及其“野鸭塘沙龙”，当时其作品从意蕴到意境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有了诗歌“复苏”的迹象，但由于乍起便遭劫难的命运，它们对诗坛和读者群的影响都很有限，甚至不为人知。而真正使这种忠实于心灵，记录时代，独抒真情，追寻现代诗本体特征的作品，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乃至重塑一代文学青年情感的诗人，应该说就是后期“太阳纵队”的边缘人物、“朦胧诗”的先驱——诗人食指。这首写于1968年“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相信未来》让我偷偷地欣喜。运动和革命可以摧毁亭台楼阁，推倒千年古制，甚至降服人们的理想，打垮人们的意念，却无法阻挡真知的光芒带给成长的一代人拔节的养分，更无法阻拦“自由”对困厄中不安现状的年轻人的魅惑。永远无法摧毁的是人心的选择，即使这个选择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得到应有的表露。让我们唏嘘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也曾驯从，也曾盲目，也曾献歌虚妄，但却无畏地表达了真实，诉说了真情，即使这个声音孱弱无力，几被嘈杂所隐没。但时间终会让喧嚣安静，让沉默爆发，时间终会给一个时代、一些人最公平最合理的评定，包括食指！

无论何时读《相信未来》都会于诗意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力量，她写下的是普世的对未来永不丧失希望的信念，这种书写是超越时间不限空间的，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无论何时何地读来都能获得向上的力量。但这首诗写于“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19岁的少年，用诗歌表达了坚定和执著。在大多数人东张西望、怅惘无措的时候，他呼应了“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他接续了文人血脉的流淌。我对这样的诗人充满了好奇，他的一切都在吸引我。当我轻轻翻开他的简介，看到的是被时代强力塑造的多舛命运和浮沉不定的坎坷人生，正如他的诗句“人生就是场冷酷的暴风雪，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

郭路生，1948年11月21日生于山东朝城。因为母亲是在行军路上分娩，当时正值初冬，天气寒冷，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的一所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为其取名路生。父亲郭云轩，祖籍山东省鱼台县程庄寨，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排行第五。兄弟多人参加革命工作，其二哥、三哥分别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1939年15岁时入伍，后到冀鲁豫文联工作。1953年调入北京一机部。母亲时维元，山东单县张瓦屋人。从小读书，家境较好。1940年参加工作，在一所抗日小学任教。1945年与郭云轩结婚，曾在冀鲁豫印刷局工作。后调入北京后任一机部附属小学校

长。其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对少年郭路生影响很大。1989年时维元因病去世，享年69岁，生前长期照顾生病的郭路生。郭路生出生后，母亲因行军奔波而无奶，依靠恰巧失去幼子的四伯母抚养，3岁回到父母驻地河南省新乡市。

1952年，母亲在省图书馆工作，他时常跟随母亲身边。开始识字和背诵中国古典诗词。三四岁时他已认识许多字。有时，人们让他帮助取书、取报，图书馆里凡是他能拿到的地方，都能准确取回。正是这自幼时开始的古典诗词的熏陶，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5岁的郭路生随父母迁居北京，入一机部幼儿园。少年郭路生开始表现出他的语言天赋，老师经常让他为全班小朋友讲故事，他的语言能力得到了最初的锻炼。

1955年，郭路生入一机部附属小学学习。学校位于北京东郊，离家较远，学生大多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他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写打油诗，展现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天赋，他现在仍能背诵的是在三八妇女节写给女老师的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笔者好像看见了一张单纯的乖巧的孩子的脸，真挚地向老师问好。小小年纪的郭路生就已经懂得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感情，显露出一颗善感的心。

1961年，郭路生13岁，考入北京第56中学。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代表学校参加数学竞赛。他的篮球打得很好，更偏好文科和天文学，并开始最初的写作练习。据大弟弟新生回忆，路生经常带他到西单旧书店看书，周末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度过的。上初中时，郭路生已经有两箱子中外名著。

1964年，郭路生16岁，初中升高中考试失利，第一次遭受人生的挫折。因为这次挫折，改变了他的“天文学家梦”，郭路生回忆说，“在天文小组时到天文台用望远镜看星空，太美了！就迷这个，就想学天文了。”可是，考高中居然失利了！“都是5分的特优生，居然没考上，只好学文了。”据好友李平分回忆，郭路生学习一直很好，考试一时晕场造成失误，等通知书时他精神高度紧张，知道未被录取的第二天，他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上中学的食指迷天文也迷诗歌，学习之余，他与那些爱好诗词的同学们一起谈论古典诗词，有时还用各种诗体互相唱和。很多同学都说他有写诗的天分。路生却说，“没有天分！我就是着迷、倔强，然后爱看书，我就信一点：笨鸟先飞！”

同年在家补习，准备下一年考试。在一次参观美术馆的展览时，遇到同在补习班的牟敦白，谈话了解到有共同的文学追求，又多了一个文学写作上的朋友；以后与张郎郎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边缘性接触。这是一些对中国文学发展表现出极大关切的青